

骏马回响： 从青海天峻到世界银幕的文化叙事嬗变

◇文/图 东主才让

当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公布提名名单时，一部来自青海高原的短片《我的骏马》与天峻县的名字一同进入了国际视野。这并非偶然的文化邂逅，而是一场蓄势已久的叙事回归——在地球日益同质化的今天，那些根植于特定土地、特定族群、特定生态的文化表达，正以不可阻挡的生命力，在世界文艺版图上重新划定自己的坐标。

天峻： 自然与人文交织的叙事土壤

青海省海西州天峻县，这片被称作“青海湖源头·神湖之源·骏马之乡”的土地，在《我的骏马》中并非简单的背景板，而是有着自主呼吸的叙事主体。布哈河作为青海湖的生命动脉从这里发源，冰川融水滋养的草场铺展成无垠绿毯，这里平均海拔超过四千米，空气稀薄却纯净，光线有着平原地区难以企及的透彻质感。

影片的镜头语言敏锐捕捉了这种地理特质：晨曦中，草尖上的露珠折射出七彩光芒；正午时分，云影在丘陵上缓缓移动；夜幕降临后，星空低垂仿佛触手可及。这些画面不是为美而美的空镜头，而是与牧民生活节奏同频的视觉呼吸。当老牧民清晨走出帐篷时，第一眼望向的是草场草的长势；当妇女背着水桶走向溪流时，她关注的是水量是否丰沛。自然在这里不是被欣赏的客体，而是生活本身的肌理。

天峻作为传统牧区的典型代表，保存着相对完整的游牧文化系统。这里的人们依然按照季节轮回进行转场放牧，依然依据古老的经验判断天气变化，依然在特定时节举行祭祀山神、祈福牧场的仪式。这些文化实践不是表演给外人看的“遗产”，而是仍在运作的生活智慧。《我的骏马》的珍贵之处，在于它没有将这些文化元素奇观化，而是让它们自然流淌在叙事中——就像片中那碗热气腾腾的奶茶，不是道具，而是日常。

马： 跨越代际的文化中介

在天峻的文化语境中，马的地位远超普通家畜。历史上，这里是吐谷浑、吐蕃等政权的重要马场。《隋书》中便有“青海骝”的记载，指的就是这一地区出产的良

驹。影片中三代人对马的态度变化，微妙折射出整个牧区社会结构的变迁。

祖父辈的马是生存伙伴，他们熟知每匹马的脾气，能在暴风雪中凭马蹄声判断方向，能在迁徙途中与马达成无需言语的默契。这种关系建立在严酷的自然选择之上，是游牧文明数千年来形成的生存智慧。影片中老牧民抚摸马鬃的镜头持续了整整二十秒，没有台词，但那双粗糙的手与顺滑的马毛之间的触感交流，道尽了人与马之间超越功利的情感联结。

父辈的马则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十字路口。他们中有人学会了用摩托车放牧，有人开始计算养马的经济成本，但多数人仍无法割舍对马的深厚情感。影片中一位中年牧人站在新买的摩托车旁，却仍习惯性地为马梳理毛发的场景，捕捉到了这种转型期的矛盾心理。马的功能性在减弱，但文化象征意义在加强——它成为连接过去的情感符号，成为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确认自我身份的精神坐标。

年轻一代的马则呈现更加复杂的面貌。有的年轻人熟练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骑马视频，将传统文化转化为时尚标签；有的则在城市与草原间徘徊，对马的态度混杂着疏离与向往。影片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对比：孙子在手机上观看赛马视频，祖父在马厩里轻声哼唱古老的牧马调。两代人的马，隔着屏幕与栏杆，构成传统传承的当代隐喻。

影像诗学： 在地性的美学建构

《我的骏马》的影像风格呈现出一种自觉的美学选择——摒弃戏剧化的冲突建构，转向观察式的诗意呈现。这种选择与拍摄地点天峻的自然人文特质深度契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地域影像诗学。

影片大量使用固定长镜头，让场景自然展开：一个挤牛奶的完整过程，一次套马的具体操作，一场家庭晚餐的日常对话。这种看似“平淡”的叙事节奏，实则暗合了牧区生活本身的时间感——不是以分秒计算，而是以季节、以牧草的生长周期、以牲畜的繁衍规律为刻度。当城市观众习惯了快节奏的影像刺激，这种“慢”反而产生了陌生化的审美效果，让人不得不静下心来，进入另一种时间维度。

声音设计同样体现了在地性智慧。影片削弱了常规的配乐引导，强化了环境音：风声的不同层级（草原微风、山口强风、暴风雪的呼啸），马蹄踩在不同地面的声响（草地、溪流、冻土），各种牲畜的叫声，以及几乎贯穿始终的、若隐若现的牧歌吟唱。这些声音不是背景，而是叙事本身，它们建构了一个完整的听觉生态，让即使从未到过草原的人，也能通过声音想象那片土地的生命律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对光的运用。高原阳光的强烈与纯粹，在镜头中转化为一种近乎神圣的视觉体验。逆光中飞扬的尘土形成光晕，晨雾里透出的第一缕阳光勾勒出人和马的轮廓，夕阳下整个草原被染成金黄——这些光影时刻不是技术炫耀，而是对那片土地光之本真的忠实记录。摄影师似乎深谙，在天峻，光线本身就是一种叙事语言，它定义着空间的质感、时间的流逝和情绪的氛围。

文化翻译： 地方经验的世界表达

《我的骏马》获得国际电影节提名，引出一个深刻命题：一个如此地方性的故事，为何能引发跨文化共鸣？答案或许在于影片成功进行了文化翻译——不是语言的字面转换，而是将特定文化经验转化为人类共通的情感语言。

影片中三代人的关系变化，实质是全球时代普遍的家庭叙事。祖父的坚守、父亲的彷徨、孙子的探索，这种代际动态在任何经历快速社会转型的文化中都存在。马在这里成为绝佳的隐喻载体——它既是具体的文化符号，又象征着所有文化中那些正在消逝却又被竭力挽留的传统价值。日本观众可能联想到乡村消失的农耕记忆，欧洲观众可能感受到手工艺传统的式微，拉美观众可能共鸣于土著文化的边缘化。马的故事成为一面镜子，照出各自文化传承的处境。

对自然的态度的另一个成功的翻译点。影片中人与自然的相处方式，不是征服与被征服，而是共生与互惠。这种生态智慧在气候变化成为全球议题的今天，具有超越地域的启示意义。当天峻牧民根据草场情况决定放牧规模，当他们对水源保持虔诚敬畏，当他们的整个生活节奏律依自然周期而调整——这些具体实践背后，是一套完整的生态哲学。这种哲学为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文明提供了另一种思考维度。

影片对“进步”的复杂态度也颇具当代性。它没有简单地将传统浪漫化，也没有将现代化妖魔化。新修的公路确实带来了便利，太阳能板确实改善了生活，手机确实连接了外部世界。但同时，年轻人外流、传统知识断层、生态压力增大也是不争事实。这种不提供简单答案的诚实呈现，反而让影片获得了思想上的厚重感。它邀请观众共同思考那个全球性难题：如何在发展中守护文化的根脉？

在地创作的时代意义

《我的骏马》从天峻走向世界的路径，为当代文化创作提供了富有启示的范

式。它证明，真正的国际性不是对全球潮流的简单追随，而是对地方经验的深度开掘与创造性转化。

这种创作模式颠覆了长久以来的文化传播模式。过去，边缘地区往往需要借助中心地区的审美标准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表达的同质化。而《我的骏马》展示了一种反向运动：从最边缘的地理位置和文化位置出发，以充分的自信呈现自身的独特性，从而获得了中心的认可。这种认可不是“被接纳”，而是“被需要”——在审美疲劳的当代，世界需要这样新鲜而真实的文化视角。

影片也重新定义了“现实主义”的内涵。它既不是对社会问题的简单暴露，也不是对田园生活的美颜滤镜，而是一种深度的参与式观察。制作团队在天峻进行了长达数月的驻留，学习简单藏语，参与牧区劳动，这种沉浸式的工作方法让影片超越了“关于他者的纪录片”，成为“与他者共同创作的叙事”。片中牧民面对镜头的自然状态，正是这种工作方法的成果——他们不是被拍摄的对象，而是叙事的合作者。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我的骏马》的出现恰逢其时。在中国推动乡村振兴、文化强国战略的背景下，地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成为时代命题。影片提供了一种解答：不是将地方文化包装成旅游商品，而是发掘其深层的审美价值和思想资源，通过当代艺术语言进行再创造。这种创造不仅服务于地方文化自信的建设，也为全球文化多样性贡献独特样本。

结语：神湖之源的当代回响

影片最后一个镜头久久停留：一匹骏马独立山岗，遥望远方，它的背后是连绵的祁连山脉，脚下是滋养青海湖的源头之水。这个画面仿佛一则开放的隐喻——天峻这片神湖之源，正如那匹骏马，在新时代找到了自己的姿态：扎根于深厚的土地，凝望着广阔的世界。

《我的骏马》的成功不是终点，而是一个起点。它预示着一种新的文化可能性：那些曾经被视为偏远、古老、边缘的地方经验，正通过当代创作者的重新发现与诠释，成为不可或缺的时代叙事。从天峻草原到国际银幕，这条道路正在被拓宽，将有更多“骏马”奔腾而出，带着各自土地的记忆与梦想，加入人类共同的精神远征。

当世界各地的观众通过这部短片，看见天峻的草原、认识牧民的智慧、感受马背上的文化，一种新的理解正在生成。这种理解超越猎奇，抵达尊重；跨越差异，建立连接。《我的骏马》如同一道桥梁，连接了青海湖的源头与世界的海洋，让我们看到，人类文化的长河，正是由无数这样的源头活水汇聚而成，每个源头都珍贵，每个故事都值得被聆听。

